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稽古編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甯汝欄

毛詩稽古編卷十七

吳江陳啟源撰

大雅

文王之什上 正大雅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歐陽據序語以駁鄭氏稱王之説謂序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信矣但詩書言文王受

命皆言受天命也天命之豈僅命為諸侯乎緯書赤雀丹書之語雖不可信然改元布號諒應有之必非仍守侯服也即以此詩觀之於文王則曰其命維新於殷則曰天命靡常明謂天以命殷者改命文王矣雖不顯言稱王而其實已不可掩也向讀武成書已有辨今因歐陽語復論之

文王受命之年先儒論之各異以為受命九年而崩者孔安國劉歆班固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之說也

以為受命七年而崩者伏生司馬遷之說也梁武成誕膺天命九年逆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召太子發以是證之則九年之說信矣康成不見古文尚書又不信逸書故以七年為斷

孔疏謂文王受命之五年勞還師訖祓因其年得釋即以歲莫伐耆六年始稱王此言殆非也受命改元縱未稱王其形已露況三分有二儼然勁敵紂豈得因之旣因豈得復釋揆之情事當不爾矣又左傳襄三十一年衛北

宫文子云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斯語定不謬孔謂其年得猶與七年之期互異尤未可信也至六年稱王本於康成乾鑿度注原屬臆說史遷周本紀皇甫謐世紀皆言受命元年即稱王矣文王篇言文王受命作周故首章即言受命之事首二句言未受命之先德已著見於天下末二句言既受命之後事天治人皆能奉若天道中四句正言受命之事而仍以德之顯命之時相配而言蓋作周之本在於受

天之命受命之本在於與天合德詩美文王德乃第一義矣集傳以首二句為文王旣沒而其神在上昭明於天以末二句為其神在天升降於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有天下舍人而徵鬼義短矣案呂記引朱子初說本與古注合後忽易之不知何見

亹亹字見於易詩禮記爾雅爾雅云亹亹勉也易疏繫辭又侯果詩傳文記注禮注亦同王器皆用此解則勉義非無徵矣宋徐鉉以說文無亹字欲改詩亹亹文王亹字從女從尾

董迺從而和之又引崔集注作娓娓文王為據皆謬説也經典字不載説文者多矣可勝改乎崔集注宋世已無其書不知董氏何由見也宋庠國語補音謂經典相傳皆作亹字改之驚俗當矣董又引説文云娓勉也案今説文云娓順也並無勉訓又娓字許慎本讀若媚其無匪切乃徐音也玉篇有亡利眉鄙二切而又音尾廣韻有尾媚矣三音其字義玉篇云美也廣韻云美也順也然則娓與亹義本懸隔其音尾猶有所本其訓勉董

之妄耳
陳錫哉周朱傳解為上帝敷錫於周非也陳錫謂文王
能敷施恩惠豈指上帝乎左傳兩引此詩皆釋之曰能
施國語一引此詩即承之曰布利皆與毛鄭合矣哉字
毛訓載鄭訓始其訓為語詞者李氏之謬也集傳用其
說而復代以于字哉與于本不相倫可通用乎至載始
兩訓毛鄭雖殊然載亦可訓始其曰載行周道王肅述
毛意耳安知毛訓載不即為始而鄭訓始非以申毛也

左傳國語引此皆作載左傳羊舌職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宣十五年造周正是始義國語芮良夫云載周以至於今載周興至今首尾之詞也與造周同義韋昭注云載成周道載成者始成之也惟杜預左傳注曰載行周道預事晉武帝肅實帝之外王父宜乎襲用其語矣本支百世不顯亦世言君世為君臣亦世為臣也所世皆顯德之士不在譏世卿之例矣又春秋時周名毛凡蘇祭諸族皆周初名公卿後宣十年左傳疏云鄭駁異

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絶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絶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於義何居此篇論也可見世卿自是先王舊典不始於東周也譏世卿乃公羊子之說非春秋本指

思皇多士皇訓美者呂記引顏氏之說也毛云皇大也於緝熙敬止緝訓續熙訓廣者歐陽氏之說也毛云緝熙光明也假哉天命假訓大者蘇氏之說也毛云假固也此說之異於先儒而有理者也

有商孫子臣有商之孫子也言天命之如此二語意本協此箋義也今云即有商之孫子觀之既不接上義下語又複出矣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毛云殷士殷侯也疏謂即前商之孫子當矣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上文凡周之士思皇多士濟濟多士即其明證集傳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子孫之臣屬其說本漢書師古注朱子自言最愛顔

說茲其一與然釋士字何其拘也二王之後来助祭有
振鷺之詩微子来見祖廟有有客之詩二頌所美何嘗
指其臣屬耶且前章云商之孫子侯于周服此服黼冔
而祼將正侯服之事奈何以臣屬當之
王之藎臣傳云藎進也箋云王之進用臣當念汝祖為
之法夫多士周楨文王進臣之事也詩之文義前後相
應古注允矣今解為忠藎之臣恐太迂藎本染草之名
詩人以其音同故借為進義毛公得於師授當不誤也

由進而復轉為忠不已遠乎今忠藎二字習為常語忘其本訓

永言配命集傳曰命天理也天理即德冃言修復言配不旣複乎源謂此篇凡八言命當通為一義正詩序受命作周之命也其命維新帝命不時假哉天命上帝旣命言命之歸於周也一言靡常兩言不易言命之所以去商而歸周也文王與天合德故能受之成王能述修文王之德則亦能配之配命者謂配合上帝眷命之意

配命之實不外聿修配命之效自致多福四語自相聯貫毛傳但云配天命而行不云何者為命正以此詩屢言命其義本同不須復解也

聿遹皆訓述毛義也亦雅義也見釋言德即爾祖之德故云述而修之句義自相接成矣今以為發語詞未知何本

駿命不易釋文云易毛以豉反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然此詩毛不為傳孔疏申毛則仍用述說甚

難之解其出於王肅孫毓與桀大學引此詩鄭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釋文云易以豉反注同則康成初說原以為難易之易箋詩時改之耳

宣昭義問毛訓義為善鄭訓為禮義之義釋文云義毛音儀鄭如字蓋音隨訓異也朱傳則訓從毛音從鄭

天無聲臭難可倣效欲順之者當法文王此正見文王德合於天也與首章義相應矣朱傳解於昭陟降皆以為其神在天則已非合德之意至末章傳又言文王與

天同德終首章之義何前後之不相顧也

大明

大明緜二篇集傳皆以為周公作之以戒成王不知何本揣其意殆因文王篇而連及之耳夫文王詩之為周公作僅見於呂覽呂覽之言出於戰國策士非傳信之書錄其說以存疑可也文王篇尚未確指為周公作況此二篇乎詩序傳自子夏之徒師授歷歷朱子猶不之信反信不韋門客無稽之談乎

大明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夫文武皆有明德皆受天命序於文言德於武言命互文爾前篇專言文王此篇由文而及武欲言文則追本於王季太任欲言武則追本於太姒詞雖汎及意有專歸猶思齊亦言任姒而總以頌美文王立言當有賓主也序獨言文武得詩之指矣朱子辨說曰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不已過乎詩書但言天命文武不言命王季也况任婦人亦受天命

乎周南詩序僅美后妃之德化朱子猶大譏之以為禮樂刑政悉出婦人之手及自為辨説則謂周家妃后以婦人而受天命是何言乎然次章集傳云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從來四章又云將言武王伐紂之事又推其本而言皆歸重文武仍襲序意至總注則如辨説所云雖强欲駁序要不能全廢其説矣

明明在下章毛專目文王鄭兼指文武為一篇之總括鄭説勝矣近皆以為泛論其理則不然序言有明德正

揞首句明明言可若泛論明明不得解爲明德當兼美惡爲義與序不合況詩中凡言明明皆爲美稱兹何得獨異又序言文王有明德與天命武王意互相備是顯以詩之明明爲文武之明德矣以爲泛然論理尤不合也桒詩主美周而首章爲全詩發端先言周之得天見周所以興繼言天之棄殷愈見周所以興此總言之下七章方詳述之耳若首章徒泛論其理末章又言殷而不言周與全詩絶不相蒙恐無此篇法

天位殷適傳云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疏引鄭氏書序注微子為紂同母庶兄事釋之夫同母而分適庶最非通論且事出呂覽不見正經何足深信鄭據之以釋書序孔又據之以釋詩過矣微子庶而長故為元子紂少而適故為正適名稱自合何必同母乎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箋云摯國中女曰太任從殷之畿內來嫁于周疏申之云殷商為有天下之大號而云自彼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此語得之集傳以

為商之諸侯皆謂之殷商不必定在畿内此未必然也
就商時言則周亦商之諸侯不得獨名摯為商而與周
分彼此也自成王時追述而言則摯亦周目非商也文
義難通不如畿内之說當案周語云摯疇之國由太任
注云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夫仲虺雖國於薛既相湯致
王為開代勲臣其子孫當别有食采於王畿如周之周
召二公者則摯為畿内國信矣又唐書世系表云祖已
七世孫徙國於摯祖已者仲虺之後此語非是摯歷娶

婦時尚未為世子乃古公初年也計古公在位去武丁未久祖已事武丁其子當與古公同時此時太任已生於摯安得其七代孫方國於摯乎宋洪邁言唐書世系表皆撮用各家譜牒故多謬誤良然矣曰嬪于京朱子以為疊言以釋上句之意又引書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證之此本鄭箋然非詩指也上句来嫁于周詞甚明白何必重言以釋之哉況堯典孔傳本謂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使行婦道於虞正與書傳同意優於鄭

矣

文定厥祥毛以文為太姒有文德而祥為善鄭以文為納幣之禮祥為卜吉意各别矣孔疏申毛既言太姒文德又言文王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則文字作兩觧殊少畫一而以卜吉為善祥亦非毛訓祥為善之意也竊謂昏乃嘉禮毛云善者猶云嘉禮耳太姒賢故文王聞而求之是當時嘉禮因太姒文德而定毛意當如此

岐周即今鳳翔府岐山縣在府城東五十里莘國在今

西安府同州郃陽縣南二十里有古莘城二國皆渭水之北所謂親迎于渭者當是循渭而行非渡渭也造舟為梁不知過何水傳箋無明文嚴緝以為渡渭非是

造舟為梁造字慥草皁三音俱可讀本作艁說文云造古文從舟方言云艁舟謂之浮梁玉篇云天子船曰艁廣雅云以舟為橋曰艁此其證矣案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本爾雅文也彼注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比舟也然則比舟乃造字

本義餘訓皆借爾觀古文從舟可見左傳造舟於河昭元年孔疏曰造為至義言舟相至而並比也造本為比舟何必由至義以通之迂矣集傳云造作也作舟於河比之而加版夫訓造為作是詩僅言作舟耳作舟止成舟如何便成梁耶微集傳補出比義詩竟為不全語也耶纘女維莘纘太任之女事者維在于莘也長子維行莘之長女維行太任之德也太任之配王季維德之行太姒之配文王亦維德之行故曰纘也兩行字義本同今

以爲女子有行之行非是
保右命爾箋云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疏申之云身體康
彊國家無虞安之也多生賢輔年壽九齡助之也文王
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孟津白魚入舟
是又遂命之也剖析甚明集傳於此二字不甚分别其
義意丹書白魚之事非所欲言乎然經文字義須一一
有歸也源竊爲之說曰文王爲西伯已三分有二及武
王伐紂諸侯八百國不期而會孟津是又遂命之也民

心即天命故以當之庶不入讖緯之說曰
武王告廟之詞已稱周王發矣至收野臨敵反曰維予
侯興此本其初而言也言此以侯而興知彼以王而亡
興亡之際故抑揚其詞且使後人知鑒矣又周雖稱王
而於商仍為侯如東周王室未嘗與吳楚通使聘問之
詞仍當正其君臣之稱曰彼自稱王於國中天子弗與
深較殷周兩代事當相類古俗渾朴難盡以後世律也
陳氏據侯興語證文之不稱王迂矣嚴緝載朱子之言

曰予侯猶言我后商人稱之也義亦通

會朝清明毛傳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鄭易傳解清明為昧爽孔疏是之然毛義正大矣至嚴緝以清明為雨止則傅會殊甚彼引尚書孔傳雨止畢陳又六韜武王至河雨甚雷疾太公率衆先涉此兩文為證且言師以雨敗者多矣故以清明為得天助太公先涉故以尚父鷹揚發之皆謬說也六韜之書後人贋作其可為據乎孔安國之言本於周語伶州鳩州鳩言陳未畢而雨為

天地神人協和之應故孔傳引之證休命之意是孔以得雨為天助而嚴以雨止為天助也用其說而反其義可乎

豳

豳詩自土沮漆是扶風之漆沮名物疏語已詳於吉日篇矣馮又云不窋徙居戎翟之閒在今慶陽府公劉遷豳在今西安府邠州淳化縣西百二十里三水縣漢縣也元廢明復置界當涇水之西及太王自豳遷岐踰梁山始至岐

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豳之西南孔穎達緜詩疏云漆沮在豳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地非也若漆沮在豳則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太王何為陶復陶穴哉正以太王初至扶風之地故未有家室耳源嘗三復詩詞合之毛傳知馮語良是也今以緜詩首章為太王居豳事者始於康成耳毛傳本無是說也傳首章即述太王避狄去豳遷岐之事而繼之曰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則明以復穴係

之岐下為古公初到之居矣又曰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室家蓋因五章俾立室家作廟翼翼並言此章止言室家而不言廟故補其未及是明以此章未有與五章俾立遥相首尾彼在岐此不應獨在豳矣又三章傳曰周原漆沮之間合周原與漆沮為一是明以首章之居傳訓土為居漆沮即居此周原矣夫遷岐之始草萊甫闢復穴而居理或有之公劉居豳至大王已經十世安得尚無家室不獨于豳斯館見公劉篇而已再考七月篇所稱

塞向墐戶入此室處入執宮功亟其乘屋躋彼公堂諸語皆有室家之證也至於蠶績裘裳稱觥獻兕凌陰春酒諸端禮儀文物燦然畢具豈穴居人所能辦耶則首章所言其為初到岐周未遑築室時事無疑也首章先言岐土之荒涼下章方言太王相度經營之次第立言之序當如此也康成誤認傳意故於首章之述遷豳則解之曰為二章發不知二章傳安得預發之首章決非毛指孔又過執箋說曲為解釋謂在豳實有宮室因欲

美太王在岐新立故云在豳未有以為立文之勢夫詞氣抑揚詩人容或有之但不應太過目況同一岐土始榛蕪而後輪奐方見太王創造之美何得以豳相較乃成文勢乎然箋疏之致誤其故有二一則見次章方說遷岐首章定是未遷時一則見傳訓古公為豳公遂謂因在豳而稱之也獨不思首章先言岐下風土次章追敘遷居情事文義未嘗不順且相度既定即繼以築室耕田事相接續次章之義自應與下諸章聯貫成文也

又古公本自豳而来則雖在岐亦可蒙豳公之號不必過泥若泥豳公為未去豳之稱則民之初生傳釋民為周人獨不可證其為周原之民乎此章之誤始於鄭而成於孔後儒相習莫覺其非得馮義方見毛傳之真面目故備論之以俟後之博識者

瓞為瓜紹而小於先歲之瓜稷為䕺之胄而後世益微不能如䕺之為天子故詩以為喻箋云緜緜然若將無長大之時是也緜緜亦微細之意䕺是瓜稷至紺是瓞

太王肇基王迹則非瓞矣詩欲美太王之盛而先言其先世之衰故言瓜瓞以為式微之喻也後世文人用瓜瓞為故實者專以况子孫蕃衍宗祀延長與卜世卜年同意殆誤認詩指

復穴皆土室復則纍土為之穴則鑿地為之其形皆似窑竈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是也朱傳云陶窑竈也復重窑也是直居於窑内矣恐無此理况陶復既合為一物為古公所居下又贅陶穴二字不

成句法案復字本作覆說文云地室也引此詩朱子重窑之訓不知何本又案古者窟居隨地而造平地則纍土為復言於地上重復為之也高地則鑿土為穴復穴皆開其上以取明

堇荼如飴堇字訓為堇荁者音謹訓為烏頭者音靳朱傳以孔疏以堇為烏頭而仍用釋文之謹音疎矣

堇荼如飴孔疏云内則堇荁枌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云芨音急堇草郭曰即烏頭也則堇者其烏頭

乎若堇荁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嚴緝非之謂烏頭乃毒物肥美之地能使草無美惡皆猥大豈能變毒為美此堇定為堇荁之堇崇嚴說良是毛傳云堇菜也鄭箋云菜雖苦者甘如飴若是烏頭則當云草不當云菜且其味辛亦不苦也孔氏失毛鄭意矣又荼雖名苦菜草木疏言其得霜則甜脆而美故禮羊之芼豚之包皆用之本非惡菜也又爾雅齧苦堇注今堇葵也葉似柳子似米汋食之滑本草堇汁味甘公食大夫禮鉶芼皆

有滑注滑堇荁之屬士虞禮鉶芼同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注以苦爲荼荁爲堇屬合此諸說觀之二物正是同類苦荼苦堇同以苦得名然堇味甘美荼亦甜脆堇則禮用以爲滑荼則禮用以爲芼安得謂非類乎孔誤矣大抵二菜元非苦物但未必如飴耳周地獨如飴所以美也若甚苦之物雖膏壤豈能變爲甘哉又案士虞禮注即訓苦爲荼荁爲堇屬即引詩堇荼如飴證之是康成注禮明以此詩之堇爲苦堇矣孔雖申鄭而不

得其意

孔以堇為烏頭朱傳又從之葢堇荁之堇無復詮釋今案堇荁一類也内則注云荁堇屬冬用堇夏用荁釋文云荁似堇而葉大是已又案苦堇兩見本草草部及菜部皆收之唐本草水堇言其苗也入菜部本經石龍芮言其子也入草部中品陶隱居云生石上其葉芮芮然短小故名說文言其根如薺葉如柳蒸食之甘後漢馬融傳注言其華紫葉可食唐本草注亦云此菜野生非

人種葉似蕺蕺側入切即魚腥草菜似杏其狀三角一邊紅一邊青華紫色李氏綱目云此旱芹也又有一種黄華者有毒殺人謂之毛芹

慰止左右定民居也疆理宣畝授民田也各分四義孔疏云乃安穩其居乃定止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乃為之疆埸乃分其地理乃教之時耕箋云時耕曰宣乃治其田畝分疏明且確矣然又云疆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以乃間之而成句耳夫時耕與治田誠一事也疆

是分其經界理是辨其土宜截然兩義何可合而一乎此泥箋語太過矣又止字疆字監本注疏不從土釋文作强亦作疆同居良反今俗本此詩皆增土作疆矣案疆本作畺說文云界也從畕三其界畫也疆乃或體又作疆壃畺又案畕比田也從二田音與畺同

鼛臯通用周禮地官鼓人掌鼛鼓考工記韗人為臯鼓總一鼓也韋氏考索謂臯者緩也故以節役事良然

毛傳以臯門應門為天子之制鄭箋謂諸侯亦有臯應

毛説當矣諸侯無皐應朱子辨之是也孔疏欲證鄭説引襄十七年左傳宋人稱皐門之晳謂諸侯有皐門亦有應門誤矣宋築者謳言澤門不言皐門也據杜注澤門是宋東城南門非外朝門也毛云王之郭門曰皐門孔云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案彼釋文言澤門本或作皐門者誤孔所據當此本矣然則以為朝門者豈服虔諸家之説邪

傳云冢土大社也案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疏云在庫門之内右正此大社矣朱子謂太王初立岐周之

社武王通立周社於天下且以漢初令民立漢社稷證之語見大全誤矣大社之尊正以惟天子得立耳安得天下盡立乎諸侯有國社侯社大夫以下又有置社安得又立大社乎皐應二門為天子之制則諸侯不得立何大社反通於天下乎況漢事亦未可證周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傳云肆故今也今指文王言緜詩為文王而作而推本於太王應以文王為今也故承上章立社言太王立社有用衆之意故今文王亦絶

恚怒敵人之心也朱傳肆字從毛觧又以不殄為太王事則令義賛矣又故為因上之辭即非新故之故矣爾雅肆故今與毛傳同則亦釋詩也郭注乃云肆既為故又為今義相反而兼通殊非詩雅之指

柞棫拔矣爾雅云棫白桵（音緌）郭注以為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疏據三蒼説以為棫即柞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桵孔疏並存兩説不能辨其孰是朱傳本從郭注而大全引東陽許氏語申之則純襲

陸疏之言與朱意正相反而引呂爲證舛矣案白梜本草用其核爲藥名蕤（儒佳切）核入本經上品陶隱居云大如烏豆有文理如胡桃核蜀韓保昇云葉似枸杞而狹長葉白子附莖生紫赤色大如五味子多細刺宋蘇頌云木高五六尺莖間有刺此三家注所紀物色形相皆與郭氏同朱子獨取其説良有見矣至陸疏之棫亦載本草言欅有二種一種不結實者名棫是也然非此詩之棫

柞棫拔矣柞棫斯拔拔字從手旁蒲貝反疏云拔然生柯葉也拔本蒲八反訓擢柯葉生長拔擢之狀音雖殊義實相因耳韻會拔字四見獨于泰韻作㧓從木旁注云禮韻續降豈非後人傳寫妄易偏旁而禮韻併收之邪於泰韻注云又見隊韻於隊韻注云又見曷黠韻則四韻共一字彼三韻皆為拔何此韻獨為㧓乎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毛云喙困也孔疏云喙之為困未詳案晉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云喙

短氣貌郤以喙為病病豈非困乎短氣亦困之狀此足證毛義矣孔氏何未憶及邪又方言云㱂倦也郭注云今江東呼極為㱂因引外傳郤語又曰𤸙極也注亦云江東呼極為𤸙然則喙㱂𤸙三字通用矣又廣雅𤸙困同訓極廣韻𤸙字亦引此詩云困極也亦作喙亦作㱂

孔疏未詳困義而後儒多訓喙為息其說又不無得失焉呂氏大臨云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呂記

巖緝皆引之是以喙為口喙又從口喙轉出息義迂矣柴方言云餼音息喙呬虛器切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或曰喙或曰餼周正關西之地宜其謂息為喙矣廣雅亦云喙息也朱傳直訓喙為息蓋本諸此又說文引此詩云混夷駾矣犬夷呬矣呬與喙同訓息益信此喙字直是息義不必從口喙作轉也然總不如毛義之當

虞芮質厥成傳云質成也成平也疏云質成平釋詁文三字義同言二國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柴成乃鄰

國結好之稱左傳求成請成行成董成皆此義質厥成猶云成其成爾正指相讓而退言始爭而今讓是乃成矣從此歸周者四十餘國文之王業乃大故繼之曰蹶厥生蹶生與初生相首尾周家王業之生太王始之而漸興文王勤之而益大正見文王之興本由太王與序義合後儒觧成字生字異説紛紛俱非詩指

棫樸

棫樸薪槱是俊乂盈朝之喻烝徒楫是策力畢効之

喻序所謂能官人也朱子論興體最輕於此二興止以數助字畢之不究其義宜其以序為誤矣至次章之奉璋三章之六師正舉戎祀兩大事見賢才之用乃漫觧為天下歸之夫天下之歸豈僅助祭之髦士從征之武夫已哉其作人之化能使汙俗一新箋謂作人者變化紂之惡俗綱紀之施能使四方成理則又言其政教之美見官人之效目朱傳總歸於文王之德夫文德雖盛恐助理之人亦不可少況能官人不益見其德盛乎

棫樸次章王肅述毛以為不言祭孔疏亦以傳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為祭殊不知傳云半珪曰璋璋瓚之璋獨非半珪乎傳文質畧偶不及瓚耳安見其必非祭也王肅謂璋瓚不名璋疏引王基語駮之矣而仍用肅説以述毛不知何意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皆言文王之聖德正所謂勉勉也綱紀四方又言其政教之美及於天下耳集傳云追之琢之所以美其文金之玉之所以美其質勉勉我王所

以綱紀乎四方或問所美之人為誰朱子曰追琢金玉所以興我王之勉勉也據此則其相其章當興綱紀四方矣上二語各四字分為兩截恐破碎不成文義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二語皆比也集傳以此章為興夫之矣章周王之章也相周王之質也追琢者其文比其修飾也金玉者其質比其精純也一喻一正相為形況有容篇追琢其旅白駒篇金玉爾音同一句法耳綱為綱之綱紀為絲之紀以喻我王之為政於四方亦比也假

象於器物而去其如似之稱詩中比體類此者多有如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价人維藩大師維垣諸詩皆是集傳皆以賦目之矣但朱子釋詩多於興中分立比體獨此詩本比也而又以為興殊不可解

旱麓

首章毛傳純用周語為説謂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禄樂易本不以上二句為興也鄭易之曰林木茂盛者得山之潤澤也喻周民豐樂由其君之德教始以

為興體矣疏申其意謂詩美君德當以養民為主不應惟論草木周語遺其興意毛傳亦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源謂此詩之指周語及毛傳盡之矣陰陽和山藪殖乃紀實事非取喻也山藪民所取材也物產蕃庶財用富足正所以養民安得謂惟論草木乎魚麗詩即魚酒二物以明萬物之盛多此詩即榛楛二木以明資用之饒裕舉一以見百其義同矣古人引詩雖多斷章然如單穆公所云乃正解也呂記以榛楛喻君子以榛

楛得麓而滋茂喻君子承先祖而受福亦以此章為興而興義則殊葢箋疏以君子目太王王季而呂記用丘氏說以美文王故取興亦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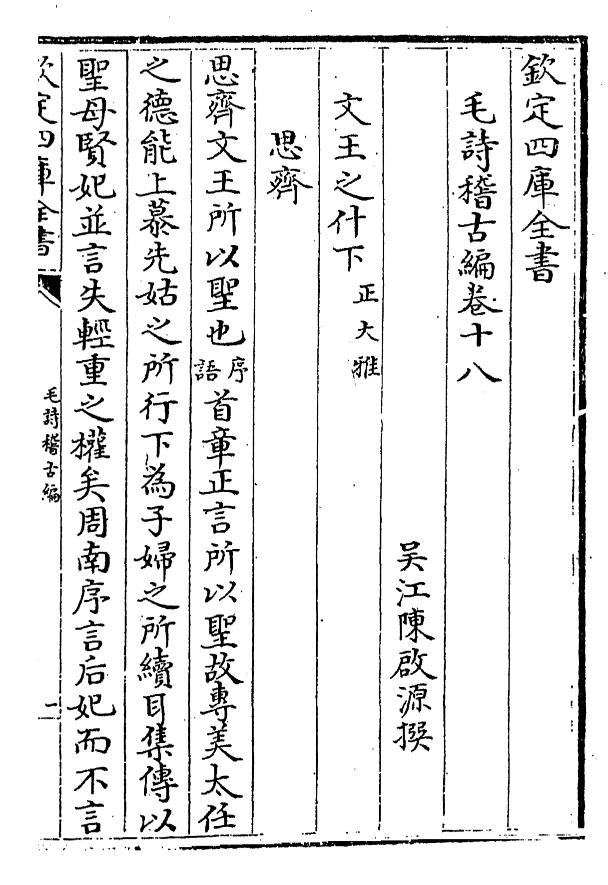
詩三言瑟瑟兮僩兮傳云矜莊貌瑟彼柞棫傳云衆貌瑟彼玉瓚毛無傳而箋云潔鮮貌𥁕此瑟釋文云又作璱說文引詩亦作璱云從玉瑟聲玉英華相帶如瑟絃也則與彼二瑟本異字矣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鄭氏中庸注云聖人之德至于天

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於淵是其明著於天地也此解本與傳義不遠及箋詩則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義短矣疏申鄭意以為變惡為善乃作人之義殊不知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作人氣象如此尤為廣大也

民所燎矣釋文云燎說文作尞云柴祭天也寮尞隸變也字本作尞說文云從火從昚昚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又尞與僚别說文尞放火也從火尞聲此詩燎字

鄭箋訓熂燎則是放火之燎非柴祭之褻陸氏引說文非箋義



毛詩稽古編卷十八

吳江陳啟源撰

文王之什下 正大雅

思齊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序語首章正言所以聖故專美太任之德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為子婦之所續目集傳以聖母賢妃並言失輕重之權矣周南序言后妃而不言

文王朱子猶大譏之及釋此詩乃直謂文王聖德本於內助何邪及孫炎示兒編欲讀思齊之齊為見賢思齊之齊言太姒思齊於太任又思媚於周姜是此章專美太姒而謂文王聖德全由婦力也謬益甚矣

思齊次章鄭義往往勝毛以宗公為大臣與晉語胥臣引詩合勝毛宗神之訓以寡妻為寡有與康誥寡兄義合勝毛適妻之訓以御為治與大誥御事義合勝毛迓迎之訓宗公與御孔疏右鄭言之備矣至寡妻之義並

加申述未置抑揚源謂寡為寡有兩見尚書孔傳康誥寡凡康王之誥寡命皆以寡為美稱此箋云寡有之妻言賢也正與二書相符較之適妻惟一之觧當出其上矣若蘇氏以為猶言寡小君最為謬說寡小君者對異國之謙詞耳詩方頌美文王之聖反代謙其妃后為寡德邪

鄭取雝雝在宫三章并為二章章各六句以在宫為養老於辟雝在廟為祭於宗廟不顯四句承在宫不聞四

句承在廟各取二亦字一肆字文義相對古之人二句總結上二章於經文極明整但判在宮為辟雝終屬武斷故後儒不從其說惟無斁訓為無擇源竊有取焉言古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臣下令此士皆有名譽成俊髦也疏謂此經本有作擇者不為破字較優矣又射斁二字俱訓為厭一篇中字異而義同似屬未安若從鄭則無此嫌

雝雝在宮三章毛鄭異解近儒皆宗毛而小變其說不

顯亦臨無射亦保毛云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今則以
為雝幽隱而若或臨之雝無厭射常有所守肆戎疾不
殄烈假不瑕毛以為大疾害之人不絶之而自絶功業
廣大豈不長遠今則以為大難雖不殄絶光明自無玷
缺此其不同也源謂戎疾二句兩説俱可通其不顯二
語則毛義為優孔申毛意以此二語承上雝肅言雝雝
肅肅此顯德也然此顯德豈獨在宫廟乎亦以臨於民
上矣既以顯德臨民民無厭者亦皆安之上句言君臨

下下句言民化上意自相成也案大雅周頌多言不顯皆反訓為顯惟抑詩無曰不顯連莫予云覯成文明是正言不顯與特言不顯者自别不可以例此詩也至於雖無厭斁亦常有守則尤碍於文義不厭正是能守目反云雖不厭亦有守哉

思齊之三四五章文義相承故兩用肆字肆故今也故者因上生下之詞也亦臨亦保言君民感孚之妙故繼以惡人殄絶生業遠大皆以治功言亦式亦入言文王

與性天合故繼以成人小子修德敏行皆以學術言章斷而意接兩故令不虛設矣

古之人謂古昔聖君非指文王也毛鄭意同王肅云文王性與古合是言古人正借以美文王可於義儘通李氏以爲指文王非是詩言古多矣自古有年古訓是式自古在昔振古如兹未嘗以近世爲古也東萊引典謨稽古爲證亦不能以典謨稽古目堯舜禹臯陶亦後儒之臆說孔氏書不作是解矣

古之人無斁傳云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釋文以為此王肅語是斁字毛無傳也疏亦言斁字經本有作擇者然則作斁而訓厭乃王肅述毛如此毛無傳安知不同鄭為擇乎唐世詩學有毛韓二家而疏云作擇不言是韓詩則當指毛本言矣竊意古本毛詩原有擇斁兩文鄭王述毛各據一字立觧後儒傳寫誤勦王語入傳遂以王説當毛義而目鄭為易傳幸擇字尚存他本故不疑鄭改經耳陸既知傳文是肅語又云毛音亦

訓厭殆習而不察也又孔疏不言作擇者是何詩而董逌言韓詩作無擇此特因疏語而臆度其然未必有他據不足信也

皇矣

首二章傳箋本指文王後儒以為太王之事殆非也玩經語與太王事不合者有三太王居位當商祖甲之世時商未有秕政也何云其政不獲乎一也太王避狄遷岐勢最微弱後雖寖以彊盛為王業之基然終身為諸

侯未嘗受天之命何得云受命既固乎二也先言文王而後追溯其前代故三章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蓋謂天興周邦而生明君也自太伯王季之時而已然矣若由太王順序之則當云至何云自乎三也後儒以為太王事者徒以二章言刋除之事惟遷岐之始當有之又三四章述王季之德首二章當言太王目殊不知生聚漸繁則草萊亦漸闢文王地廣民衆倍加于太王時又遷程遷豐連作兩都皆剪榛蕪而為廬舍轉荒翳

而成膏腴者也豈能無事于刋除邪至三章述王季以自字發端為追溯之詞愈證首二章之言文王也况次章云帝遷明德七章云予懷明德兩明德前後相應自應屬文王矣又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衡治齊詩者而為此言則首二章之美文王非毛鄭一家之説矣

其政不獲指二國言則爰究爰度亦應指四國言句法本同也程子以究度為天意四語文義不倫矣且究度

是天意則下語上帝不複出乎

爰究爰度傳云究謀度居也此維與宅傳云宅居也蓋古宅度二字通用皆待洛反而訓居傳義允矣鄭訓度為謀非古義又禮記引詩宅是鎬京王充論衡引詩此維與宅石經堯典宅嵎夷宅皆作度公劉詩度其隰原度其夕陽二度字疏述毛意亦引皇矣傳訓為居又小爾雅云里度居也義並相合

上帝耆之毛訓耆為惡鄭訓耆為老鄭謂天須假音暇此

二國養之至老取義亦優但以下語合之則毛說為允

憎惡義同憎其以淫虐之人用大位行大政正惡之之

實也集傳用或說改憎為增訓式廓為規模皆臆創之

解難據為信惟訓耆為致本武頌毛傳較為有理但解

耆之為所欲致者文義全不與經合而耆之之字無歸

著不如毛說之當

此維與宅鄭云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天意常在文王

之所此與匡衡奏議見本篇首條意同皆以為天居之下章

帝遷即此義遷而就文王與之居也漢世皆作是解定有本矣始則顧之既而宅之語意相應且天無首目而言顧天無形體而言宅其爲假托之詞又同古注妙得經意不可易也程子曰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鄭漁仲曰可與居天子位集傳曰以此岐周與太王爲居宅三說小異而以與宅爲人居之則均殊不知周自后稷以來世居西土不必至文王時天始與之且周之興以脩德不以宅岐誇宅岐爲天與尤非詩指至詩言與宅不

言何所宅正連上西顧為文謂宅西也若言居天子位是經文乃不完之語必須鄭氏代補尤屬謬見皇矣次章首八句言刋除林木以作室治田作屏修平啟闢攘剔皆刋除之事毛鄭正統為一義並不言孰為不材而去之孰為美材而留之也蓋作詩者欲形容生聚之蕃非講論樹藝之法意有所注耳埤雅論刋除次第謂始之所去惟木之枯獘者菑翳既而民益衆復闢地以容之則併去其茂者灌又次及其材者栵檉椐終則及其材之

美而宜蠶者檿柘此義優矣朱傳祖程子之説以作屏為拔去啟闢為芟除是去其不材也以修平為疏密得宜攘剔為去其煩冗使得成長是留其美材也持説甚美然非詩之正指且未聞灌栵之材於檉椐也名物疏辨之甚當兹述其意而廣之

菑翳灌栵檉椐檿柘八者除菑翳灌非木名餘五者皆嘉植也芝栭即栵淩椇人君燕食之庶羞見禮記内則及鄭注栭材可為車轅見陸疏河柳爾雅檉河柳入藥一年三

秀寇氏衍義謂之三春柳天將雨先起氣以應之草木疏謂之雨師又大寒不凋有松柏之性靈壽木即椐似竹有節長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不須削理見漢書師古注而草木疏亦言其節中腫似扶老可為馬鞭及杖檿柘宜蠶取其絲以絃琴瑟清響異常又中弓榦五者皆有用於人而與槁菑蔽翳叢生灌之木同在刋除之列者詩特指此以見民之樂就有德歸懷日聚嚮時園圃林麓漸變為民居目周之興也轉榛棘為室廬其

衰也化宫廟為禾黍興衰氣象徵於草木而可知詩人言在此意在彼不可徒泥其詞也若從伊川之觧則僅老圃之事耳豈所以美文王哉

其灌其栵傳云栵栭也此爾雅文說文亦同郭注謂子如細栗陸疏謂葉如榆皆以為木名也程子曰行生曰栵而朱傳從之不知何本程朱之為此解者定以栵字木旁從列有行列之義且經文灌栵同句欲取叢生行生相配成文耳不知字訓須有本非可意為之說也栵

字釋文例列兩音元諧例聲何嘗會行列意乎又古人文體不似後世之拘豈必兩相配以求精工乎

栗種最多其小者有二實如橡子者名榛栗見邶鄘曹風及大雅之旱麓如指頭者名茅栗即爾雅之栭栗注以為樹似槲樕而卑小子如細栗者也亦名栵栗見大雅皇矣篇釋文云江淮之閒呼小栗為栭栗廣韻云栵細栗今江東呼為栭栗楚呼為茅栗是矣又草木疏釋榛栗云又有茅栗其實更小而木與栗不殊但春生夏

華秋實冬枯為異耳此亦指栵也然則茅栗之稱舊矣筆談及埤雅謂當為芧栗茅字乃芧字之誤未知果否芧乃櫟實今之橡斗榛栗似之源嘗泊江瀕登岸野步見山側有小栗其葉如榆其樹如槲樕而卑小正如陸疏郭注所云時已深秋矣實如榛栗而差小采食之味亦同殆是栵也

帝遷明德謂天意去殷而即周徙就文王之德與上章西顧與宅相應串夷載路謂周家習行此常道至文王

則益大天意就徙之以此毛訓路為大當作是解王肅述毛以載路為居大位文義未安至程子訓載路為滿路後儒仍其説謂民之歸周者滿路而不絶夫以載為滿古無此字訓也且上言帝遷不言民歸字義句義俱乖舛而難通矣案此章民之歸周皆於刋除見之若乃習行常道克當帝心又言民歸之本語意相承各有所主也集傳從鄭以串夷為患夷云即混夷而滿路之解則從程

爾雅釋詁妃媲也天立厥配毛傳同毛不破字作傳時經文配字當從女旁矣故箋疏皆改為賢妃而以太姒當之爾雅某氏注亦引此詩云天立厥妃則益信矣歐程解為配天而呂記嚴緝從之義雖可通然非詩指朱傳則從鄭而目為太姜

爾雅釋詁省善也帝省其山之省正合斯義故鄭用其語柞棫斯拔松栢斯兌正所以善其山也鄭又謂和其風雨使樹木茂盛非徒養其民人是也後儒以訓善驚

俗仍為省視解然下二語難通遂多牽合矣又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注省亦訓善景純釋爾雅不引此二文為證反云未詳其義踈矣

兌本卦名說其本義也說文兌從儿台聲台古兗字儿音仁徐曰台非聲當從口從八象氣之分散行道兌矣毛傳兌成蹊也皇矣傳云易直也行道故言成蹊松柏故言其材榦滑易而調直各隨文釋之耳集傳兩兌皆訓通行道而言通即成蹊意也以松栢為通迂矣因解之曰此言山林之間道路通又曰木

拔道通竟忘此詩斯兑連松栢為句矣

帝作邦作對傳云對配也箋云作配謂生明君也棨文王篇克配上帝意正同君以臣為配故曰匹曰仇天以君為配故曰對曰配配者相須之義天須君以代治民君須臣以共治民民失所則無以為配矣此古人字法之妙也今以對為當未見其勝

左傳引皇矣之四章作維此文王詩疏及左傳疏皆謂師有異讀後人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

是異讀之驗以源意之當以作文王者爲正此經毛無傳王述毛者也而注爲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左傳引詩作文王復云近文德矣申言九德爲文王之德則傳文決無誤又合之韓詩而三焉王季之當作文王豈不信然哉况王此大邦非文王不足當之鄭以追王爲說殊費回護

明類二字程朱俱不用古注程以明爲知之類爲踐之蓋轉肖似爲踐履與明分知行兩義也觧類字稍紆回

矣朱以察是非分善惡二義相配夫察事之是非分人之善惡一明字足盡之何必增立類名哉若聖人明無不燭則察是非分善惡特明中之條目尚未能盡明義安得分配類義乎不如左傳以照臨四方言明其為義廣大也至類訓為善爾雅文也勤施無私乃人君之善道義出左傳是詩說之最古者故鄭箋既云類善又引左傳實之也案詩凡言類多為善訓如永錫爾類毛云善也而秉義類鄭云善也皆是箋義不妄矣又嚴緝謂明類是一

意長君是一意順比是一意彼徒求文義整齊目然古人文體正不必如此

毛引左傳擇善而從曰比疏申其意言服杜注皆不得解當為擇善而從以比文王案服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云比方善事使相從是服杜釋比義重於擇孔釋比義偏於從俱可通但克比之比與下比字文同而義殊上比擇善而從惟取能比未定所比何善也下言比文字專美其文德不主於比意各有指矣孔欲强

克比義與下比合不已固乎又比于文毛皆依左為觧則此兩字當分為二德孔謂克比即比文尤非毛指比于文王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為匹有稱子而美其似父者㞢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邪斯已顛矣朱傳訓比于為至于呂記用季氏語謂後世亦繼其德比于文王於義皆㞢但左傳釋此文為九德之一不應指後人言又文為一德與八德同列則此文字乃美德之稱不專指謚號所謂文王非西伯昌之文王

也劉炫云可比于上代文德之王見左傳疏較為優矣毛用左傳經緯天地語以釋此文意當與炫同箋疏之申毛恐未合其意

其德靡悔言感德如此無可悔之舉動也德字總上九德言左傳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乃此詩之正解蓋德之人動輒有悔悔在事不在德也自亦悔之不徒人恨之也此詩毛不為傳意應同左謂德比文王人無以不應比而悔之者孔據公劉傳述毛謂文王之德不為人

悢而王季比之集傳謂其德無遺悢皆以悔指德言與左有毫釐之差

無然畔援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釋文引韓詩云畔援武彊也鄭義殆本於韓漢書序傳云項氏畔援黙我巴漢師古曰畔援强恣之貌猶言跋扈也皇矣篇曰無然畔援顔又本鄭義也朱傳祖毛得之正序訓爲黨比恐屬臆說

誕先登于岸岸字毛訓高位鄭訓獄訟皆迂程王兩家

取涉川濟難之義庶近之集傳云岸道之極至處此內無到彼岸之義也晦庵蓋隂襲其意然詩為用兵發端非講學也未敢奉為定解

毛以阮共旅為周地名而徂為往鄭以阮徂共為三國名而徂旅為徂國之旅毛以阮共為密人所侵而文王遏之鄭以阮徂共為密人之黨而文王侵之兩家之說種種差殊然毛之師傳甚遠鄭說又本魯詩非出臆見而皇甫謐考據甚精亦用鄭說皆非無稽之談也先儒

之說有當並存之不必斷其孰是者此類耳案孟子引祖旅作徂莒以旅為地名者良是莒非春秋莒子之莒孟子疏誤旅莒音相近容得相通故異文與朱傳以為密師殆未必然以阮為國名密人侵之文王因以伐密者其說本於汲冡紀年紀年云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三年密人降於周師遂遷於程宋儒用此說詩而諱其所自出

爾雅按遏皆訓止以按徂旅釋文云按安旦反本又作

遏安葛反是此詩按遏二字俱可用義亦相通但按字並無遏音也韻會始收按字入七曷韻注云捺也引白起傳按據上黨為證然史記注並不音按為遏非其證矣朱傳按亦音遏豈宋世有此俗音乎

以篤于周祜注疏呂記嚴緝及石經皆同呂記引孟子亦有于字惟集傳本無之未知文公削之與抑後人傳寫而誤脫與

解經不可過求深如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箋云每言我

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意如此足矣宋楊立中時曰聖人一視同仁視人猶己不已鑿乎又無失無欽言敵人畏避不敢我當目楊以為戒輯軍士之詞夫陳師飲泉出兵之常事何得禁之哉

度其鮮原毛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釋山文也注云不相連鄭云鮮善也此釋詁文也爾雅釋文二鮮皆息淺反則上聲為正矣詩釋文云鮮息淺反又音仙二音並存以在前者為正則亦宜讀上聲案鮮原見周書程寤解王云

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及汲冢紀年云帝辛五十二年周始伐殷次于鮮原直言是地名孔晁以為近岐周之地孔疏亦以為去舊都不遠通鑑外紀云原在岐之陽不出百里即程邑周書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謂此也又案周之程邑在漢為安陵前漢地理志云安陵闞駰以為本周之程邑即今西安府咸陽縣

不長夏以革漢毛鄭及宋程張呂嚴諸儒各立一說源獨取毛義毛云不大聲以見於色革變也不以長大有所更傳以夏為大孔氏取孫王二家之說述之謂不大其音

聲以見于顔色而加人不以年長大有所變更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此義優矣康成為是乃中人以上所能不足以美文王故别為立説不知疾言遽色賢者不免惟聖人德性中和學養純粹方可信其無至於天性自然少長若一斯能葆其天真者也不失赤子之心者也鄭何淺視之哉後儒立説紛紛莫能相尚何不反而求之傳也

詢爾仇方毛云仇匹也疏申之云詢謀於女匹巳之臣

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女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往伐崇此觧甚當謂臣為仇匹者猶兔罝之好仇假樂之羣匹也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詞而後儒遂以崇侯譖西伯事實之則文王此舉乃為脩怨而動是忿兵也非義兵也何以為聖人哉又以此章文義論之仇方兄弟皆共事之人也鉤援臨衝皆攻敵之具也同其詢謀備其器械然後以之伐人詩語本有倫次若以詢仇為征伐則方言伐人忽及親親之義既言親親又說用兵

之事語雜亂而無章矣又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於羣臣引此詩以證之正與毛同尤足徵傳義之當

以爾臨衝釋文云臨韓詩作隆案石經臨隆字同音古音考引證甚詳然今北人土語猶呼臨為隆則不僅古音為然

崇墉言言崇墉仡仡傳以言言仡仡為高大箋以為將壞貌意正相反案左傳僖十九年宋子魚言文王伐崇三旬

不降復伐之因壘而降則文王之於崇乃降服之非破滅之也固無事壞其城矣傳義得之又案說文仡作圪云牆高貌引此詩正與傳合

是類是禡疏引周禮肆師注云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蓋者疑詞或曰者存異說也朱傳曰謂祭黃帝及蚩尤合兩說為一以為並祭二神又鑿然言之殊失先儒之指大全引漢書高帝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以為証夫漢興之初諸事草創豈必據古禮哉使古

禮如是康成不當為疑詞矣

禡貉貊三字文異而義同師祭也周禮作貉亦作貊餘書皆作禡有三音詩爾雅王制周禮諸釋文及說文皆讀為禡肆師釋文又音貊王制釋文又音百肆師注云讀如十百之百甸祝疏引杜子春云讀為百爾所思之百取多獲禽牲應十得百之義皆從百音也應劭漢書注傳序曰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此誤矣馬祭謂之伯吉日之既伯是也疏云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故謂之伯既伯

既禱是馬祭祭天駟是類是禡是師祭祭黃帝蚩尤爾雅有明
文可瀾為一乎韻會於禡字注引吉日詩是瀾伯禡為
一祭殆因音而誤也正韻遂讀伯為禱增入去聲禡韻
中誤愈甚矣又案類說文作禷云從示類聲爾雅同玉
篇云或作臂禱或省作禷籀文作頪
是致是附傳云致其社稷羣神附其先祖為之立後致
附與類禡連文亦當言祭傳義尤失且古人繼絕存亡
之道即行於弔伐時賴傳語得見之源深有取焉爾案

崇國見春秋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曰秦急崇必救之是崇乃秦之與國當在雍地與故崇相去不遠豈非文王克崇復徙封於此故東周之世其國尚存乎不獨崇也春秋時黎侯失國奔衛後狄相酆舒復奪其地見詩邶風及左傳黎在殷畿內乃文王七年五伐中之國名也誅其君而存其祀亦崇之類矣

詩書皆言天命文王不言天命太王王季也皇矣集傳言首二章天命太王三四章天命王季誤矣夫受天命

者縱非赤雀丹書之謂要必三分有二大畏小懷駸駸乎有一統之勢方足當之太王王季有是乎朱子以首二章為太王之事遂以受命旣固為天命太王因併謂天命王季不知天命二字非諸侯所敢當也禮不云乎惟天子受命於天

靈臺

靈臺篇先言靈德及於民次言靈德及於物終言靈德見於樂章凡三層然合樂於辟廱正以驗民物之和也

箋云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此足盡一篇之大指矣朱吕以為述民樂說本孟子然臺池鳥獸樂與民同鐘鼓管籥聞而色喜是孟子納牖之誨斷章以立言耳豈詩之正指哉靈臺以望氛祥辟廱以造俊秀乃國家大政教所係非娛樂之地也

不日成之毛云不日有成也鄭申毛云不設期日而成之也趙岐孟子注云不與之相期日限自来成之也國

語韋昭注云不程課以時日也諸家語異而意同集傳以不日為不終日恐不然工作自有次第非可雜然而施力也雖多人豈能不終日而成臺乎又靈臺之靈本指文王之德言毛云神之精明者稱靈鄭云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說苑云積愛為仁積仁為靈是也蘇氏靈訓善亦通朱子謂如神靈所為是特從不日取義而已嚴緝識毛傳靈道行於囿沼之語以為鹿之馴鳥之潔魚之躍皆性之常豈必靈道之行嚴語非是鹿與魚鳥

至微之物亦各適其天性正見萬物得所文王德化之無不徧也詩人舉小以該大往往有之毛以為靈道之行能會詩意於言外矣奈何反以為譏乎桀虞舜簫韶既奏而致儀舞之祥文王民物含和而有鼓鐘之樂一以樂而播其和一以和而被之樂其為德化之所感則一也

毛傳云濯濯娛游也翯翯肥澤也釋文引字林云鳥白肥澤曰翯說文云翯翯鳥白肥澤貌疏申毛云娛樂游

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朱傳移肥澤以訓濯濯而翯翯獨取潔白義其用疏意與然漢書相如傳注文穎曰濯濯肥也師古引麀鹿濯濯證之朱傳實本此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釋文云於音烏鄭如字案鄭云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臣之在辟廱者詳此文義二於字宜音烏釋文乃謂鄭如字而不言烏音是誰說疏述毛云於是思念毛云論思也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廱宮中則如字乃毛義而釋文反以屬

鄭俱不解其故又據箋疏則樂字毛如字鄭音洛釋文亦無音反

於論鼓鐘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案古論字本與倫通王制云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彼注云與天意合疏云謂就天之倫理釋文云論者倫理也皆以論為倫義與此箋同矣呂記引樂記證之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以論為倫義本諸此殆非是樂記論字乃論說之論論倫者論其倫也安得論即倫乎於論

之論是樂記倫字非樂記論字也嚴緝引書無相奪倫
及樂記論倫無患以兩倫字證是論字得之
矇瞍奏公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韓詩
辟君曰無眸子曰矇眸子具而無見曰瞍與毛正相反
春官瞽矇鄭司農注韋昭國語注顧野王玉篇皆與毛
同釋文引字林云瞍目有眸無珠子也說文云矇童矇
也一曰不明也瞍無目也孔疏云矇矇然無所見故知
有眸子而無見瞍有眸子故知瞍無眸子然則二字亦

不甚相異說詩者以意為分別目

下武

下武維周傳云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周家最大此字訓稍迂而文義則無弊矣後儒各立新說吕訓下為繼武為武功下訓為繼比後義更迂又下篇繼伐方言武功不應兩篇同意朱改下武為文武則尤未安不獨破經字也全詩義皆稱美武王而此章言其能配三后故先以三后發端末句方及武王哲

王即三后謂太王王季文王也下武正述三后之美言周家相繼而益盛世有明哲之王令三后雖沒而精氣猶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也四語本有倫次若首句即並舉文武通章文義俱雜亂矣嚴緝以下武為不上武尤無理周樂名武頌篇亦名武受命則曰武功伐紂則曰我武何嘗諱言武哉

世德作求箋云求終也義本爾雅案此求字元作逑玉篇云逑終也亦作求則此詩求字乃通用耳可通而義

不可改也後儒不知遂别為之説

孝思維則毛云則其先人也夫則其先人所謂繼述之孝也義優矣集傳用李氏之説解為民之法則不獨義短且與下土之式語意複出

昭兹來許毛云許進也疏申之云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為進此殆臆説毛意未必然案後漢書注東平王引詩云昭哉来御慎其祖父御本有進義意来御者詩之原文與

昭茲來許與下篇遹追来孝釋文云來王如字鄭音賚
孔疏述毛從鄭音賚訓勤未知王述毛作何解也後儒
皆讀如字而說各殊來許之來陳氏解為有自來而以
許為助詞呂嚴俱用之朱子解來為後世而許為所雨
說朱較長來孝之來朱呂云造先入之意而來致其孝
此本禮器鄭注也嚴緝祖曹氏說云致其方來之孝來
者嗣續蒸之意曹說近之惜未得王肅義較其長短也
要之許若訓進則勤行進善於義明順遹追來孝依後

儒之觧則遹追聽讀斷不若述追王季勤孝之行經語渾成也

文王有聲

築城伊淢方十里之城也鄭箋以為大於諸侯小於天子疏申其說謂鄭言城制有觧云公之城方九里侯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者此周官典命注據典命國家以命數為節之文而推之也天子之城方九里大國方七里次國方五里小國方三里者此

考工記匠人注以匠人營國方九里之文而推之也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兩存之豐城十里過於九而不及十二故曰大於諸侯小於天子正用典命注為說矣源案周書作雒解言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計方里為方三百步每步六尺方里為方百八十丈雒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正合天子方九里之制又左傳鄭祭仲言大都城百雉三國之一雉長三丈百雉得三百丈三之得九百丈為方千五百步又與鄭次

國城方五里之制相符以此二文證之則匠人注說為長

方十里為成成閒有溝名淢築城伊淢舉淢以見城也

成方十里豐城亦方十里與成相偶故曰匹古注本明朱傳殊濶

王公伊濯毛訓濯為大即釋詁文也言文王之事益大目後儒由滌濯之義轉訓為明著不已迂乎

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相去止二十五里武王雖徙

鎬仍不離豐水旁耳故豐水東注豐水有芑皆以在鎬京目豐水而言朱傳載或說解豐水有芑章謂豐水生物蕃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但欲貽謀子孫故不得不遷獨不思豐水是二京所共乎

鄭謂以文王以下八篇為文王詩下武二篇為武王詩是言此十篇為二王而作茲不云作於二王時也朱子不詳察譜文而漫譏之過矣又謂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亦非確論棫樸靈臺下武三詩稱王不稱謚旱

麓併不稱王疏以為武生時及未稱王時作其説亦通何必槩指為沒後作乎又周家一代禮樂皆周公所定且雅諸篇即樂章也今云作於成王周公以後則是周公在時正雅尚未備也所定之樂當歌何詩乎且周公之後不聞更有制禮樂者雅頌諸篇之為金奏為工歌又何人所定乎

毛詩稽古編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稽古編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甯汝欄

毛詩稽古編卷十九

吳江陳啟源撰

生民之什上 正大雅

生民

姜嫄為帝嚳元妃見家語世本大戴禮史記諸書宜為可信然稽之事理實有難通識如張融所駮矣說載孔疏且非直此也姜嫄是帝嚳元妃則棄乃嫡子自應繼嚳而

立何得先立下妃子摯又立次妃子堯而終不及棄乎宜呂記朱傳皆舍毛而從鄭也

巨跡之說近於誕妄嚴緝是毛非鄭以為列子異端云后稷生于巨跡緯書妄說詳見孔疏史遷好奇見周本紀疏引之皆不足據似矣然武迹敏拇之文見於釋訓爾雅正典亦有是說也況使后稷之生果係人道交接有父有母則周家不應特立姜嫄之廟別奏先妣之樂而生民閟宮二詩亦何為獨美稷之母不及其父乎天地之大奇詭變幻難

盡以理槩耳

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跡也敏拇也爾雅釋詩多舉全句不應此獨截去歆字則敏字絶句歆字屬下句讀其來甚古不自朱傳始也又毛訓歆爲饗則上下兩屬皆通屬上句爲致敬而神饗屬下句爲神饗而介福也鄭先訓介爲左右而繼之云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之感則明以歆字屬下句與爾雅同惟儀禮喪服注引此詩於歆字絶句周禮費疏引此亦然意鄭

先注禮未達詩義後箋詩方改其句讀與至賈疏所引則襲鄭之禮注曰

生民詩自次章至八章凡言誕者八誕皆訓大歎美之詞也次章誕彌大其生之易也三章三誕置大其神異之驗也四章誕實匍匐大其幼而岐嶷也五章誕后稷之穡大其教稼之功也六章誕降大其得嘉種以祭也七章誕我祀大其將祭之事也文義皆明順朱子疑其不甚通過矣古人文字簡貴豈如後世之平直而衍暢

哉至以為發語詞尤不敢信發語焉用此多詞乎公劉篇每章冠以篤字與此詩之誕同可豈亦發語詞乎

先生如達達字乃借也本當作羍從羊大聲或省作羍他末切

稷之見棄毛鄭以為欲顯其竒異史記以為疑其不祥後儒皆從史記然孔氏已有辨矣說見正義源亦謂一棄不已而至再至三定是欲驗其靈異不然業已棄之勿問其存亡可矣又不然當牛羊腓字即育之如邵子之於

子文可矣事見左傳宣四年何必自隘巷而平林而寒冰屢遷獨不憚煩乎蘇明允不信即乳之説謂稷之見棄由不坼副無菑害之故而引鄭伯寤生釋之其謬尤甚夫不坼副無菑害與大任之少溲騃搜二音小便也而生文王不加病者見晉語正相同不以為慶而反以為怪乎莊公之寐寤而生致驚其母儗之非其倫矣夫不坼副無菑害謂之不祥則必坼副菑害方謂之祥也恐無此人情

采薇詩小人所腓鄭破腓為芘前已辨之矣生民詩牛

羊腓字之鄭亦從毛訓避不用巳說而朱傳反襲其破字之訓不可解也胡一桂申其意曰牛羊見稷以足腓遮芘之如有愛之之意此尤為謬說經止一腓字苟既為足肚又為芘一字安得兩訓邪况牛羊之足肚豈能芘護嬰兒邪

傳文質畧然實簡而盡如鳥覆翼之傳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上補出翼字下補出藉字經意既然矣覆翼兩字詩本互文相備故傳即以補為釋也蘇氏曰

覆蓋也則漏翼義又曰翼藉也則藉非翼字本訓古人造語之妙信非後人可及

厥聲載路路大也毛鄭同此時聲音已大不復如呱呱時也陳氏解為滿路陋矣載無滿訓辨見皇矣以路為大字訓之常何用求新乎覃訏言長大也后稷稍已長大去初生被棄時遠矣豈猶平林隘巷中而聲音得達於路邪

種之黄茂傳云黄嘉穀也茂美也言穀種之嘉疏以黍稷色黄當此又言其美盛二字各一義蘇氏曰茂嘉穀也併二穀

義而一之襲傳語而失其指

釋詁芑蕪豐茂四字同義而其三皆見生民之五章故箋用其意但豐言草茂芑言苗所指各殊

毛以實芑爲本而鄭以爲茂毛以實種爲雍種而鄭以爲生不雜鄭優矣朱傳謂方芑指漬種時而種爲布種殆不然朱又云種甲坼而可爲種也豈未甲坼時不可爲種乎

方芑種褎發秀堅好穎栗十字乃禾生之次第孔疏以

方苞為春生時種褎為夏長時發秀以下為秋成時當矣然不如嚴緝以方苞種褎為禾之始生而苗發秀為禾之中而秀堅好穎栗為禾之成而實尤為明確也又此十字另種堅好皆與大田詩同而鄭氏釋方種字兩詩異義嚴推其故謂大田方阜與堅好文連是成熟時故以方為孚甲始生此方苞在種褎前是苗初生時故以方為齊等大田種戒是未耕以前故以種為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黄茂則種已擇矣繼言種褎在方苞之

後故以種為生不雜此最詳盡可補孔疏之不及源案
兩詩方字之異信如嚴說至大田既種箋云相地之宜
而擇其種是擇其與土性相宜不僅欲其不雜也此詩
實種箋以為苗生之不雜是止言不雜於稂莠不兼地
宜之意則二種字所指各殊匪直時有先後而已
有邰家室毛以邰為姜嫄之國孔疏申之謂邰是稷之
母家當自有君而以封稷者或滅或遷皆未可知然傳
又言之矣云堯見天因邰而生稷故封於邰則以邰封

稷自是特出堯意但邰君未必有罪不應奪其土地則徙封之說長也宋羅泌國名記以為太王復取有駘氏曰太姜是駘猶在不以封稷稷封之駘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琅琊棨太姜之為有駘氏女見列女傳而史記正義亦引之以證太姜之賢(見周本紀)然孔疏不用其說者豈非以其與毛相左邪不僅是也周語伶州鳩言武王伐殷歲在天黿(即玄枵齊分野)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音龐)公之所馮(音憑)神是太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邰氏女也左

傳昭二十年晏子言有逢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太公居之是太姜之國雖在琅玡而非有邰也意有逢即邰之徙封或舉其舊號而曰有邰如宋之稱商晉之稱唐楚之稱荆與然無可考也孔氏不用列女傳艮以此秬秠黍類也穈芑粱類也孔疏引爾雅郭璞注釋穈為赤粱粟芑為白粱粟郭説必有本也宋沈括筆談及蘇頌圖經皆以為赤黍白黍此誤也彼徒見詩穈字與説文穈字字畫相近又見陶隱居别録有丹黍米殭以爾

雅赤苗之虋當之故有是說也不知說文𪏰字下從黍靡爲切詩𪏰字爾雅說文皆作虋莫奔切音形俱别截然兩字𪏰字從黍訓爲穄穄也玉篇云穄𪏰似黍不黏與從米之糜何涉哉至於丹黍赤粱色偶相同元是二穀何可合爲一也𪏰芑之訓當以郭爲正矣又案有赤黍名䊝胡兼反見玉篇陶氏丹黍米其是物乎又秠即秬類是黑黍之二米者羅願以爲即來牟亦屬臆說是任是負鄭云任猶抱也疏云以任負異文負在背故

任為抱源案古妊字通作任鄭豈以抱之於懷猶婦人之懷妊故訓為抱與然我任我輦箋云有負任者則又合任負為一所謂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王氏訓為肩任未知何本

后稷郊祀毛以為堯所特命鄭以為二王之後宋儒皆非之然論詩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兩肇祀相應而中間皆言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為后稷主祭末章首二句所言為人祭后稷

也又李氏識毛特命之說而以魯郊為比謂成王伯禽
皆非禮豈堯與稷亦然殊不知所謂禮者創自天子目
況聖德如堯可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錫
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禮律之董氏議鄭二王之
說以為后稷於舜不得為二王後夫舜繼堯堯繼嚳嚳
之子孫在堯舜時正猶周之杞宋目詎非二王後邪況
肇祀者始祀也若以為祀其先則稷居九官之列為天
子公卿尚不得祭宗廟必待就國而始祭乎理又難通

矣故傳以肇祀為始歸郊祀不可易也但以毛鄭二說較之則毛尤為勝鄭破肇為兆不如依字訓始一也稷既改封就國於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為嗣者修其先代禮物邰不得亦為二王後二也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堯特賜正是報功之典傳云堯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順神天命若因二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專指祈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此祭若二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然則鄭氏二

王後之説止可用之於首章之禋祀不可用之於六七八章之肇祀矣

或舂或揄揄音由非本音也揄自音俞訓引𦥑抒臼抒取出也謂抒之義字當作抭又作舀又作舀又音以沼反之以出臼

周禮舂人注儀禮有司徹注皆作抭説文作舀從爪臼而抭舀乃其或體

傳以蹂爲蹂黍箋易傳以爲潤濕之取舂揄簸蹂及釋烝之次第也孫毓是鄭但論字義則毛爲當吕記朱傳

皆從毛又釋左從米清米也與解釋字異釋左從采采辨別也

傳釋載謀載惟引周禮肆師涖卜三語嘗之日涖卜来歲之芟獮之日涖卜来歲之戒社之日涖卜来歲之稼即繼之曰所以興来而繼往也蓋已預透以興嗣歲之意又繼之曰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此足涖卜之意非載謀載惟正解然惟謀意即在其中言當穀熟時已謀度祭祀之禮感秋成而思報也又陳祭時又預卜来歲之善否因祭而祈年也后稷之功

莫大於播穀后稷之祭莫大於祈穀故此章雖言祀事而終之以興嗣之文可見謀惟祀事正為興嗣而然儔預透末句義於此所以釋謀惟本意不專分析二字字訓也若分析謀惟字訓則箋語明確矣云諏謀其日思念其禮郊之位在國門外須祭軷而行蕭羝燔烈皆為軷祭也自此而往郊祈穀於上帝以興嗣歲正言往郊之意也此指將祭時下章豆登香升斯為正祭時矣二章文義相承後儒指后稷諸侯不得郊祀故以取蕭為祭先取

祇為祭軷燔烈總上兩祭於三句文義則通矣但祭先本出孝思祭軷自為行遠與祈年之典絕不相蒙章末興嗣語不已贅乎況軷之所祭即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詩主美大后稷肇祀之禮不應舉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並稱尤為不類

嚴緝辨豆登登字曰登升之登無ノ匹茂匹登二切豆登之登有豢豆登字作𤼷從二手持肉在豆上也隸作𤼷從手持肉在豆上又者手也夕者肉也登升字從癶從豆登本作

癶音撥從止從少少 音撻從之止蹈也 足剌癶也剌癶難也豆為登車之物象形豆謂之乘石非俎豆之豆無音可讀二字之辨如此嚴僅以有丿無丿別之疎矣

生民詩八章架構至為精密首章推原后稷生於姜嫄是一篇之綱領末二句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則已為下七章立案次章言后稷之生不坼不副無菑無害此載生之事也三四章言稷之始而見棄繼而見收以及稍長有知識好種殖此載育之事也五六七八章言其為稷官而教稼

封有邰而肇祀烝民乃粒上帝居歆為周室開基之大祖謂時維后稷也又此七章文義皆首尾相銜連環而下章法尤妙次章既美其生之易矣復言不寧不康以起下章誕寘之意三章既歴言誕寘顯稷之神異矣而章末呱泣一語又與下章覃訏載路相接今以此二句屬上章乃朱傳所改非古義四章言其幼而岐嶷有異常人因及樹藝衆穀無不美盛已見若有神助故下章即以有相之道承之五章美其教稼之功末句復言功成受封為下三章之總冒六七八章皆受

封主祭之事而六章先言天與嘉穀使供祭祀因以肇祀結之七章即承肇祀而問其如何方詳祀事然尚就將祭時言末章始言正祭時而七章末語以興嗣歲見此祭為祈穀上帝正起下章豆登居歆意也其章法之貫穿如蛛絲馬迹蟬聨不斷可謂極其工矣匪直此也起句言厥初由今而溯之初也結句言迄於今由初而推之今也一起一結遥相呼應無一筆疎漏此最有格律之作學為長篇詩者熟玩之

行葦

行葦雖成王詩然所言皆先王事惟曾孫始目成王耳首章箋以為先王之愛物五章箋以為先王將養老行射禮七章箋以為成王承先王之法蓋序云周家忠厚是言累世積德非美一王也先王之法箋謂指文武其愛物行射之事當别指先世有道之君矣案吳越春秋言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又班彪北征賦云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又後漢寇榮傳云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皆以行葦勿踐

為公劉事漢世古書史猶多當必有據豈漫為是說乎康成雖不言何王意或相合矣

行葦後序東萊疑為講師附益容或有之朱子譏其隨文生義無復倫理恐不然仁及草木愛物也內睦九族親親也尊事黃耇敬老也總為王者忠厚之道何謂無倫理哉又謂說此詩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此特以毛鄭二家指行葦勿踐為忠厚之實事不以為興而或肆之筵四句故言毛公分章謂之故言自為一章不以几字上

叶爾字御字下叶𦍒字冐殊不知詩即行葦一物見王者愛物之仁於義自通何必判為興體又此篇毛分首章為六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後四章章四句文義允愜(說見呂記)必欲易之以就韻則或肆之筵四句分屬兩章在本章既遺割裂在前後章復成贅疣矣三百篇中同韻而異章同章而異韻者不僅此詩能悉更定之乎況漢世古音尚存所著樂府辭賦用韻多合詩易後儒往往據之考證古音如吳棫韻補亦然朱子方祖其說以

叶詩反謂漢人不知音韻是何言乎又因曾孫二字疑此詩為祭畢而燕恐未必然曾孫雖是主祭之稱然非祭時亦可稱也貍首(見禮記射義)詩言射不言祭亦云曾孫侯氏矣蒯聵自稱曾孫以告三祖(見左傳哀二年)乃是戰時非祭時

詩之興體無定有以少興多者(此體最多)有以多興少者(凱風首章小雅谷風末章之類)有全用興者(蒹葭衡門鶴鳴之類)古人作詩豈若後世有常格乎即以朱傳之例言之以少興多者不勝屈

指至於四牡之四五章以三句興二句小宛之三章以四句興二句皆以多興少也獨行葦首章譏毛傳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譏箋有興而無所興為誤恐難以服先儒之心也況行葦首四句毛鄭未嘗以為興乎葦是叢生之物周禮謂之叢物故毛鄭釋敦為聚貌朱傳以敦聚為勾萌之時已非本義又其取興則以勿踐履興莫遠具爾以苞體泥泥興肆筵授几尤為不倫敦聚如朱解則勿踐履時葦未成形方體生桒泥泥也至肆筵授几即

莫逺具爾之實事可兩義豈能相配乎
苞草名也可為粗履又本也茂也其見詩者如苞栩苞櫟苞杞之類皆訓為叢生則通作枹生民之實苞行葦之方苞鄭皆訓茂此爾雅釋詁文也朱傳訓為甲而未坼未知何本
方苞方體方者方來而不已方將苞茂方將成體其葉又泥泥然美好故不忍傷之此正方長不折之意所以為仁也鄭箋以為終為人用故愛之是直利之可所見

小矣

奠遠具爾鄭以爾為揖而進之蓋燕禮有爾卿大夫之文也爾字毛無傳故疏以箋義述之謂無論遠近皆揖之使進

嘉肴脾臄疏云燔炙是正饌以脾臿為加助則經文是加肴矣又云箋以脾臿為加故謂之嘉是嘉魚之嘉又云定本集注經皆作嘉是當時經文或加或嘉本各不同也未知誰得其正惜毛不為傳無由定之宋董氏言

舊本皆加肴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此特因疏語而揣度其然玩箋文則漢世經本已有作嘉者矣孔氏申箋云正饌之外所加善肴則脾臄合兩義而兼存之亦未盡善

敦弓兩章鄭以為大射王肅述毛以為燕射孔疏是鄭呂記是王案此兩章前後皆言飲酒之事前言飲酒是燕族人序所謂內睦九族也後言飲酒是養老序所謂外尊事黄耇也燕族則於酬之後射以為樂養老則先

期行射禮擇士以爲賓此燕射大射之别一在燕末一在先期而兩章言射在燕族之後養老之前則二説俱可通也但此射爲燕射則當承燕族取義與下章養老各一體王既以爲燕射而又以爲養老之燕射則失經文先後之次孔氏譏之宜矣東萊不從後序謂此詩前後所言飲酒爲一事無睦族尊老之别故以王説爲然然此詩首序本言忠厚而忠厚原非一端後序列言三義以當之亦非誤也必如吕意則全詩皆燕同姓語耳

首序之義恐未盡於此

敦弓既堅釋文云敦音彫徐又都雷反此兩讀俱非敦字本音傳訓敦弓為畫弓說文弴字亦訓畫弓是敦本弴字詩借用敦依字仍當作弴目說文云弴都昆切則此詩敦字亦應如本音矣都昆切雖出徐鉉然弴本作弴以𦎧得聲𦎧字從亯從羊讀如純此叔重舊注也純𦎧敦弴聲韻皆同則敦弓之敦斷宜以如字為古音矣陸音徐反俱舍此而他讀者棨玉篇弴字有丁么丁

昆二切釋文彫音殆本諸此又桊有客篇敦琢其旅敦爲彫刻與此彫飾意畧同棫樸篇追琢其章與有客之敦琢追敦二字又形異而義同而棫樸追字都雷反有客敦字即爾雅王謂之彫彫字然則此詩釋文之彫音其取於有客之敦而徐之都雷反又轉取於棫樸之追乎以音從義展轉相通非無因也但本音自合正不必舍而他求耳

序賓以賢毛云賓客次第皆賢復引孔子矍相之射證

之是論其素行之賢也鄭謂多中爲賢較切於射然毛說實爲正大况素行賢則射亦必多中矣

四鍭如樹意在美其中耳集傳曰言其貫革而堅正也貫革豈禮射所重乎

序賓以不侮東萊獨取晦菴不以中病不中之說源終嫌其巧箋云不侮敬也其人敬於禮則中多此即射義内正外直之意宜可用也今集傳先訓不侮爲敬後及不以多中陵人之說則朱子之所折衷有在矣

酌以大斗釋文云斗字又作枓都口反徐音主小雅維北有斗釋文亦兩音而音主者沈重也據徐沈音是斗與主麌元同韻不必用叶也集傳叶之贅矣近世陳第古音考音主爲祖音斗爲堵亦謬主祖堵今亦同韻不獨古也何必改音況主斗同音不僅韻同何反分爲兩音乎案說文十升曰斗當口切枓勺也之庾切此詩大斗爲酌酒之器則依字當作枓又案易豐卦日中見斗與蔀字主字協彼釋文云見斗孟作主蓋以同音故通

用也說文料字亦諧斗聲則斗料二字古音為主無疑
正韻四語韻中収此兩字皆音主得之
以祈黄耇王氏解為乞言良是下章引翼介福則善言
之益也序云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正指此耳毛訓祈
為報鄭訓祈為告俱未若王義長嚴緝從之
爾雅云台背耇考壽也則黄耇台背特老人之通稱耳
大全載輔廣之言謂台背則老更甚於黄耇不知出何
典毛傳云台背大老也不言黄耇次之也方言云秦晉

之郊陳楚之會曰耇鮐二者省文而合為一稱其非兩義可知釋名云九十曰鮐背或曰黃耇亦以二者為同實而異稱並不如廣所云也

台背箋云台之言台也大老則背有鮐文疏引爾雅舍人注從為背似鮐魚桒鮐音臺又音台史記貨殖傳鮐鮆（祖禮切）千斤（漢書同）文選吳都賦王鮪鯸（音侯）鮐指此魚也宋羅願爾雅翼以為即今之河豚魚又桒文選劉逵注云鯸鮐狀如科斗大者長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

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啗之烝煮食之肥美據此則羅語良是

行葦末二章是養老之事故以引以翼毛鄭以為成王之事黄耉吕嚴以為黄耉之輔成王義皆可通矣朱傳指此為頌禱之詞則黄耉者特稱願之虚言爾無所指目也引翼之者誰又誰所引翼者乎

既醉

公尸嘉告公者君也天子祭宗廟以卿為尸卿出封則

為侯伯侯伯入祀王朝則為卿皆有君道故稱公尸以為周先公之尸者非是成王時七廟為先公者三其四皆王也豈大王以下無暇詞乎雖曰舉尊以槩卑然文義偏枯矣况周先公未追王者自得蒙王號享王祭武成大告稱后稷為先王周禮大宗伯六享所稱先王則徧指后稷以下也何獨於尸而以公名之朱傳又引秦稱皇帝而男女稱公子公主相例則愈儗非其倫秦不師古全無禮文法度豈成周比哉至天子女下嫁三公

主之故有公主之稱非曰天子為公也且至今猶然不獨秦也此證尤屬疎漏

其告維何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蓋此維何與下三維何語氣稍異故鄭特加訓釋是問其告之故非問其告之詞也祭饌既美助祭者又有威儀克當神明之意正答以告之故也集傳以為尸告之如此又謂自此至終篇皆尸告之詞恐非是詩僅八章而五章皆嘏詞反居其大半乎又古嘏詞當有成文著於禮經

非臨時臆撰也觀少牢禮載大夫嘏辭則天子亦應有之矣或謂詩人全勦禮經成語目為已詩尤無是禮也況此五章文體與少牢嘏辭不類

君子有孝子與威儀孔時連文故毛鄭以君子為羣臣然首二章君子皆目成王不應此獨異也朱呂以孝子為主人之嗣子則與下三章祚胤孫子詞意重複惟嚴緝云威儀甚得其宜由成王有孝子之行孝子之行無有匱竭能化天下皆為孝斯得之但威儀上承朋友嚴

語尚未分明當云羣臣之威儀甚得其宜由君子孝行
有以先之則上承朋友既明劃而下起不匱又有情矣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云匱竭類善也疏申之謂以孝
道轉相教化無有匱竭則天長賜王以善道也周語釋
類義云不忝前哲之謂夫克肖前人何善如之與毛義
相成矣世德相承實天意使然故云永錫也鄭訓類為
族類謂孝行無匱竭長以與女之族類又據左傳引此
詩證考叔純孝施及莊公為説不知左氏引詩以證施

及當取不匱義非取錫類也况此章與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與之日鄭以爾類爲人與祚胤爲天與義不畫一矣

室家之壼謂善道施於家而廣及天下毛訓壼爲廣與周語合必是古義相傳如此也鄭以壼爲梱謂室家先梱致相親以化天下使相親則意太迂曲不如毛氏訓廣合之周語廣裕民人之解爲順矣近有以室家指民閭言者更爲明捷又與毛傳周語不相違可采也至朱

傳深遠嚴肅之說恐礙於理深居九重王者之常事何勞臣子致祝邪况聞聲稱朕趙高所以愚二世也而詩入亦以此稱願於王是成周賢公卿與亂秦宦豎所見乃畧同吾未敢信

鳧鷖

序言守成又言持盈守成持盈正所以守成也盈易溢溢則成者毀矣持之使勿溢云爾無有後艱傳云不敢多祈也斯持之之道與

朱傳以鳧鷖為賔尸之樂殆非也繹者祭名也祭祀樂章宜歌頌豈歌雅哉繹祭之樂歌自有絲衣矣焉用鳧鷖乎朱子之為此說者徒據公尸來燕語耳然詩詞與樂章不相應者多有此詩雖咏繹非必奏之於繹祭時也鵲巢詩豈國君娶婦之樂采蘩詩豈夫人助祭之樂乎又以假樂為公尸荅賦一似尸賔時王與公尸即席唱酬者尤令人難信

鳧鷖五章公尸毛傳皆指宗廟言鄭箋分之為五以首

章在涇為祭宗廟之尸次章在沙為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在渚為祭天地之尸四章在潀為祭山川社稷之尸末章在亹為祭七祀之尸曲為分配永叔譏其臆說信矣然或謂天地山川社稷之有尸乃漢儒之說不足信此大不然也案周禮大司樂大祭祀尸出入奏肆夏大祀大祭祀隋詐規切釁逆牲逆尸小祀大祭祀送迎尸沃尸盥凡言大祭祀者兼天神地祇人鬼而言也而國語亦言晉祀夏郊董伯為尸是郊祀天地有尸矣周禮

士師祀五帝則沃尸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是祭五祀與祭社稷皆有尸矣禮記曾子問天子既殯五祀之祭尸三飯不有酳不酢又月令注引逸禮中霤禮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設祭於奥是祭五祀有尸矣絲衣篇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是祭星辰有尸矣此皆見於經傳安得謂漢儒之説乎況漢世近古其傳聞必有據石渠論白虎通所言石渠論曰周公祭天太公為尸白虎通云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既醉正義引之未可疑其妄也

鳧鷖五章陸佃以前四章分配神祇祖考而末章總之較勝於箋矣朱成言祖也來為言考也傳云厚為孝子則考可知天神在上故言來下地祇在下故言來崇此與序甚合

福祿來為毛云厚為孝子也鄭云為猶助也助之正以為之鄭申毛意日為訓助故釋文云于僞切又云協句如字朱傳助為無音叶豈欲讀如字耶

假樂

假樂假字音暇訓嘉詩禮記爾雅三釋文皆同朱傳據中庸左傳改爲嘉不知假本訓嘉不必破字也案假字有遐貫嫁暇格五音其音暇者凡五見詩及注此詩假樂與周頌假以溢我假哉皇考三假字傳皆訓嘉商頌昭假遲遲箋訓暇又皇矣箋引書五年須假亦爲暇義此五假字釋文皆音暇而假之一音實兼嘉暇兩義也又案朱傳假作嘉非音嘉也近世俗本集傳直云音嘉誤矣以揚用修之博雅亦據其音爲正列假字於轉注

古音 楊所著書名 六麻韻中甚矣俗本之悞人也

大明篇保右命爾假樂篇保右命之一指武王一指成王文同義亦同也鄭箋於大明云安而助之又遂命之於假樂則以爲成王官人必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何意忽異其說也右本訓助轉爲薦舉之義不已迂乎舉而後用官人之常何足稱美乎此詩毛無明解槩中庸引此鄭氏注云保安也右助也孔氏述之云天乃保安右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復之當以此解爲正集

傳亦主禮疏

不從不忘率由舊章古注本指成王蘇氏以為子孫遵成王之法恐不然朱傳則併下二章皆言子孫矣詩本嘉成王何反詳於子孫而畧於成王也又穆皇以下既祝子孫則與首章所指各別文義亦不相蒙大全載劉瑾語乃謂下三章皆申首章而一一分配之迷朱而失其指矣

無怨無惡鄭云天下皆仰樂之無有怨惡歐陽云其臨

下無有怨惡於人意大同而小異皆謂不為人所怨惡也此說得之其以為無私怨惡於人者誤矣不獨横增一私字也有私惡必有私好止言無私怨惡文義反成遺漏矣集傳兼載兩說而反寘鄭義於後

燕及朋友以族人之恩及之也禮有族食族燕燕乃其常羣臣有功則燕非其常也故云燕及以美王恩意之隆也此說箋

朱傳訓燕為安而曰人君能綱紀四方臣下賴之以安文義亦通但與下不解於位不相顧矣不觧

蕪指君臣言也君臣皆勞民始得安何得臣獨逸乎東萊云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於位民所由休息也朱傳既云臣賴君以安而又引呂語不自相牴牾耶

邶風伊余來塈大雅兩民之攸塈凡三塈傳箋皆訓息假樂疏據爾雅呬息其氏注引詩民之攸塈以為塈與呬古今字良是也案呬說文作𩓌云卧息也從鼻隶聲音弟然則詩作塈乃借也說文塈作墍云仰塗也從土既

聲其冀切書塗塈茨梓材當此義矣詩借為息故釋文云虛器切音亦不同至愍者乃古㤅字玉篇以當此塈恐不然又正韻釋塈字引詩來塈攸塈從仰塗取義訓為依附說亦可通但不知何所本其摽梅塈字毛訓取與三詩同音而異義

毛詩稽古編卷十九